



醉心学术张锡德 积劳成疾憾早逝



记者 黄晓慧 文/图

张锡德：钻研学术不顾身 患癌病逝留遗憾

动念去箬横镇三甲村采访，是因为偶然翻到《箬横镇志》人物简介中 张锡德 的这条介绍：

张锡德（1957—1989）三甲村人。中学语文教师。1983年师从胡竹安教授研究近代汉语，六年间，与人合作出版、发表著作论文计70余万字。1986年在全国近代汉语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宣读《水浒传 中的同音记字与吴语中的普通（记者按，应是 温岭 ）话》论文，引起较大反响。

镇志上的短短四行字，实在难以展示张锡德的生平事迹。记得二十多年前，看过一篇 寒沙子 写的怀念张锡德的文章，非常感人，从此，张锡德这一名字就牢牢地刻在心底了。看了《箬横镇志》，得知张锡德是三甲村人，1月8日上午，记者便来到了三甲村。

三甲村仅有三甲地和泥屋里两个自然村，村委会驻地三甲地，《温岭市地名志》介绍称，三甲地位于村境中部。实为三涧，以水得名。地处下乌沙八份浦东岸，原为点状散村，今村舍大多拆建于村南的林石公路两侧，渐成线状村落。396户，1190人。多朱、赵姓。而泥屋里，位于村境东南部。因其地大多数房舍原为泥墙茅屋，故名。南邻东浦苑，处林石公路南侧，村周多池塘，为块状村落。192户，483人。多赵姓。

在村部老人活动室，记者了解到，张锡德是兄弟五人中最小的一个，如今，兄弟五人仅其二哥张二侬、四哥张福青还在世。记者找到了张二侬和张福青夫妇，张福青回忆说，张锡德去世时，其子张修仅6岁，他是抱着张修送葬的。而在张福青房子东边的张锡德故居，因为父亲张英仲不慎失火，那间房子已成了荒基。

记者记得 寒沙子 是蔡宝定先生的笔名，想方设法联系上了蔡先生，他仍清楚地记得文章发表在2001年第一期的《温岭市志通讯》上。根据这一线索，记者在温岭图书馆地方文献室查到了这篇《古路无行客 寒山独见君 怀念张锡德》。同时，记者也联系上了张修，在此后的几天中，与他聊了不少。

父亲张锡德去世时，张修岁数太小，因此记忆并不清晰。他说，印象中，父亲应该是一个很理想的共产党员，埋头做事不惜身，终积劳成疾去世。这是张修后来看了父亲留下的学生时代日记得出的印象。

《古路无行客 寒山独见君 怀念张锡德》记载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高华对张锡德论文的评价：

1986年12月，《温岭县志》顾问、全国政协委员、温岭籍史学家陈高华老师返乡指导修志，见面的第一天就向我打听张锡德其人其事，同时嘱我想办法弄来张的那篇《水浒传 中的同音记字与吴语中的温岭话》，他要好好研读一番。原来这年的11月间，全国近代汉语研究会在上海召开年会，张锡德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，在会上宣读论文并介绍撰文缘起，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。次日，《新民晚报》以《武大郎说温岭话》为题，介绍乡村中学教师张锡德研究《水浒传》事迹及其论文在会场上的反响，《北京晚报》作摘要转载。陈高华老师读过张锡德那篇论文后，作了如下评价：报纸追求新闻效果，标题哗众取宠。但张锡德这篇文章的意义不可小看，它证明《水浒传》成书过程中，曾在吴语



三甲村村部位于林石线北边。

区流传过，并经过吴语区民间艺人语言加工，同时也证明现代温岭方言中保留了较多的中古汉语语音。

蔡宝定1982年与时任乌沙中学语文教师的张锡德认识，当时，张锡德写了一篇论证汉语语音与词义关系的文章，向许多行家征求意见，蔡宝定是唯一如此诚恳地向他提出意见的人，从此两人成为好友。我们之间不断有书信往来，他每写成一篇论文，总寄我征求意见。据蔡宝定此次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回忆，张锡德与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胡竹安教授合作，也是他牵线搭桥的。

《古路无行客 寒山独见君 怀念张锡德》中谈到《水浒传 中的同音记字与吴语中的温岭话》一文是如何诞生的：

据他后来谈起，他所撰论文中，自己比较看重的有《百喻经 词语札记》《法显传 词语札记》《五灯会元 词语拾零》《清平山堂 话本商兑》等等。《水浒传 中的同音记字与吴语中的温岭话》是他编《水浒词典》时的副产品，《水浒传》许多同音记字在普通话中已非同音关系，而在温岭方言中却仍是同音关系的现象，引发他的兴趣，于是有了这篇论文。

下面一段读了让人心头沉甸甸的，也正是这一段，让记者在阅读后，永远地记住了名不见经传、一心钻研学问的张锡德先生：

1984年11月，我调县政府专职从事地方志工作。次年五六月间，我写信征询他对新县志方言篇有什么想法，准备向领导推荐他为方言篇执笔人。锡德复信婉辞，他说他太忙了，与胡竹安教授合作《水浒词典》，与大学教师王恺先生合作《西游记词典》，与广州龙潜庵先生合作《宋元明俗语词典》，而这一切都得在课余进行，他还担着两个班的语文课。他实在太忙了，三件事就像三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哪还有精力再接受其他的事。三部词典他最看重的是《水浒词典》，费心血最多的也是《水浒词典》，不分白天晚上，从课堂里出来，一头扎进资料堆里，学校里那间不足八平方米的寝室，桌上、床上摊满各种工具书、参考书和摘录的资料卡片。

他五次自费赴上海，与胡教授商讨《水浒词典》编撰事宜，在胡的基础上新增词目2000多条，搜集旁证，注音，担负全书的整理、编排、誊抄。他一天天消瘦下去，脸色一天天失去光泽，终于累垮了，住进医院。诊断书出来了，肝癌晚期！那一刻如同晴天霹雳，众人惊愕、痛苦、啜泣、叹息。在医院病房里，他仰靠在病床上，屈起双膝作坐，埋头写

着，见了我只是勉强一笑，除了一口白牙还透出些许生气，整个人形瘦得不成样子，叫人瞅了心里沉甸甸的不好受。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他，事实上这时候任何语言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妻子在一旁啜泣，从他妻子含泪的叙述中，我了解他的艰辛，他的执着，他无怨无悔的追求，他淡泊超脱的天性。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每一天每一分钟都献给了他所追求的事业，不知休息为何物，不知今夕是何夕。夏天，用旧长裤裹腿防蚊虫叮咬；冬天，在纸板箱里塞进破布旧絮替双脚护暖。他与人合作的三部词典（其中一部未完成）和一篇篇论文，就是在如此清苦艰难的条件下写出来的。陈高华老师曾经感动地说道：想不到家乡还有人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做学问，敬佩，敬佩！

他与人合作的《水浒词典》，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研究七五规划的重点课题；他留下的论文，得到过著名学者郭在贻、蒋绍愚教授的奖许。

为了编书、写论文，张锡德终于积劳成疾，病倒了，最终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。对于其家人来说，宁可他少出点成果，也无需为了编写词典、写作论文如此费心劳力，毕竟付出生命的代价，对于这个清寒的农民家庭来说，实在是太大了。

记者曾在网络图书馆看到过胡竹安编著的1989年版《水浒词典》，在后记中，胡竹安教授有两处写到了张锡德的名字：

一九八七年三月，我正式退休，当时有病在身，两个多月，无法再动手工作。病情好转，就复看了全稿，发现问题还不少，特别是急需解决的大量誊抄、剪接、核对工作找不到人去做。直到暑假，我决心请张锡德先生来上海家中帮助我。我们把全稿重新整理一遍，把例证删去了两千来条，抽换了近五百条，新增了三百来条；词目增删的幅度也不小。至于随手修改的释义、注音，那是更多了。这样基本具备了把稿件送审的条件。

另一处是：

在编写过程中，特别值得令人感动的是，张锡德先生作为一个农村中学的教师，教学任务和进修负担本来已很重，他竟能在我关键时刻，主动向我伸出援助之手。他年轻，刻苦耐劳，一年多来为此书的誊抄、整理，补充例证，用力甚勤，贡献极大。

朱、赵为三甲村两大姓

三甲村的两大姓为朱、赵，其中朱姓为松浦朱氏八房。朱姓人口在三甲村占三分之二，松浦朱氏

祠堂在邻村双透村。《松浦朱氏宗谱》载，第一世朱漳，字繁伯，官终台州太守，文公曾孙，宗恭帝时汪公立信知其有才，荐为台州守，寻托疾免官隐天台水南。元初访文公遗迹至黄岩，与公门人后游。林叔孙因其无嗣，以女妻之，遂留居山亭。其四世孙朱贵巍，字洵显，号沧崖，入赘松门寨邵氏，遂世居焉。

赵氏宗谱为大溪《冠山赵氏宗谱》，三甲村赵氏属于赵家墩（松门镇星光村）一系，冠山赵氏始祖赵德明次子宗颖后代（冠山赵氏五世）迁赵家墩，后又分沙浦派、四岙派、肖溪派三派。在城东街道肖溪村228国道北边，有赵家墩始祖赵学徒偕配林氏之墓。2023年10月20日，《冠山赵氏宗谱》圆谱，三甲村的9岁小学生赵宸萩作为最小辈二十九世哲学辈代表，参加了圆谱祭祖庆典活动。

天后宫附近渔民较多

三甲村有三甲地天后宫，是《世界妈祖庙大全》中收录的26座温岭天后宫之一。该庙虽名天后宫，但主祀的却是本宫娘娘，两边分别是妈祖（天后）和送子娘娘，三位娘娘的寿旦分别是七月廿五、三月廿三、二月二。另外还有观音殿、大神殿，大神殿祀杨家将全堂，主祀杨三郎。

有天后宫的地方都有渔民，三甲村也不例外，村民除种田外，过去还有推虾、踏弹涂（跳跳鱼）等作业。在三甲村，踏弹涂不是钓弹涂，也不是在海涂地上埋竹管诱捕，而是徒手抓取。据老渔民回忆，过去他们在杨柳坑、上马石那边的海涂地上都作过。



三甲新世纪桥。



村民正在田里抢收成熟的蔬菜。



主办：温岭市侨联 温岭市社科联

同护生态河湖 共享美丽温岭

温岭市环境综合整治事务中心 宣